

新月

上海书店

新月

號一第 卷一第

上海新月書店發行

民國七十三年十月三十日

影印说明

《新月》，月刊，徐志摩、罗隆基等编辑。1928年3月创刊，1933年6月出至四卷七期停刊，共出43期。是研究中国新文学运动中出现的资产阶级文艺社团新月社的重要资料。影印本合订七册。

新月

*

上海书店印行
(上海福州路401号)

上海影印厂印刷

1985年6月 1—2000 (K 42—1)
精装全七册 定价95.00元
(内部发行)

新月月刊創刊號

人必讀之新書三種

蘇俄評論 世界室主人著 實價五角半

(聞一多畫封面)

讀 聯俄聯共，鬧了已有數年；究竟俄怎樣，共怎樣？請
讀 一蘇俄評論！
讀 反俄反共，鬧了亦將一年；究竟俄怎樣，共怎樣？請
讀 一蘇俄評論！
讀 作者留歐多年，遊俄兩次，近年不斷的注意俄國政
治，所根據的是國內不易得的材料，加以作者獨立的批
評，真是革命歷程中極重要的一本書。

△△△
近世
資本主義發展史

法國賽亨利教授著 胡鴻勳譯

馬克斯以爲資本主義是乘中古行會制度破壞之後，擺得生產工具，藉政府助力，宰制勞工的。這個理論健全嗎？資本主義的成立這樣的容易嗎？要研究資本主義，不可不知道它演進的歷史，要知道賽氏以爲「今日之資本主義，由於轉讓票據之增多；貨物及證券交易以及新式銀行之興起；巨資企業之發達；舊制度之衰廢與新國家制度之代興；信用事業之推廣；以及國際間與個人間謀利之競爭。」全書三百餘頁，把資本主義之發展，用歷史家的眼光，源源本本的敘述出來。譯筆又正確流利，與一般譯品不同。附錄參攷書目，更能與讀者一稱研究的便利。

版出月下（著東耀陳） 識常交外民國

啓 謹 店 書 月 新

一九二八年三月十日再版

新月月刊創刊號

特價四角

編輯者

徐志摩聞一多饒孟侃

發行者

上海望平街新月書店

通訊處

上海法界龍華路新月書店編輯所

目 價

每期	半 年	全 年
三 角	一 元 六 角	三 元

(長期定閱者特號不另加價)

例 刊 告 廣

四分之一	半 面	全 面
九 角	十 六 元	三 十 元

(長期刊登者面議)

新月書店攷新著二種

▲小青之分析 潘光旦著 實價五角

附精印插圖八幅 (聞一多畫裏封面)

你們到過西湖的，該記得孤山放鶴亭近旁有一座古塚。但是你們可知道那裏面長眠着的一位奇女子，一段淒艷的歷史，一大齣變態戀愛的悲劇？

羅素說，中國歷史裏沒有精神分析的材料。潘光旦先生的發現不但證實了羅素的武斷，並且發明了全世界絕無僅有的——除非在希臘神話裏——一段精神分析的公案。

『小青之分析』不但是一個私學的貢獻，並且可以當一本可歌可泣的小說讀。

▲左傳真偽考 瑞典珂羅惲倫原著 陸佩如譯 實價四角半

——有胡適之先生一萬五千字的長序——

左傳是劉歆偽造的嗎？是『魯君子左丘明』做的嗎？是秦始皇焚書以前的作品嗎？

要解決這些問題，不可不讀這部書，瑞典的文那學大家珂氏用比較文法學證明左傳決不是魯國人作的。北京衛聚寶氏作跋，又證明左傳是子夏作的。胡適之先生作一篇『提要與批評』，用他的明白曉暢之筆，批評這些主張，並且給左傳的討論結一筆總賬。

新月月刊創刊號

目 錄

哈代畫像 徐悲鴻

『新月』的態度 梁實秋 (3)

文學的紀律 梁實秋 (11)

阿麗思中國遊記 沈從文 (29)

湯麥士哈代 徐志摩 (65)

詩

湯麥士哈代 志摩 (88)

對月 哈代 (90)

只要你說一句話.....王味辛 (92)

謝絕.....聞家驥 (93)

「我不知道風是在那一個方向吹」.....志摩 (94)

秋蟲.....志摩 (95)

一個懂得女子心理的人.....西滢 (96)

攷證紅樓夢的新材料.....胡適 (100)

白郎甯夫人的情詩(一).....聞一多 (141)

白郎甯夫人的情詩(二).....徐志摩 (151)

寫實小說的命運.....葉公超 (175)

最年青的戲劇.....余上沅 (186)

月 新

號六至一第一卷一第



333715

(二) 新月書店出版的小說創作

▲聖徒

胡也頻著 實價四角半

在少年的作家當中，誰還比得上胡也頻先生之深刻沉重的？從這十一篇小說裏，我們看得出作者那不安定的靈魂在背後推動他。雖然他還是十二分的忍耐，十二分的抑制。你看：

『他沒有哭泣，也沒有歎氣，只是臉色像死人那樣的晦澀，兩眼無光的發着怔，像將要餓斃的鷹般向四處探望。』
『聖徒』裏的人物，差不多個個都是這樣的，這樣的要求我們的同情。

▲留西外史

陳春隨著 實價五角

(江小鶴畫封面)

留東的時期過了，《留東外史》也看完了！

現在留西的潮流到了極盛時期，人人等着聽他們的佳話和笑話。但是巴黎，柏林，倫敦，紐約……地方那麼多，城市那麼大，生活那麼繁雜，風俗那麼古怪，一部『留西外史』，是要等適當的作家出來了，才寫得成，寫得好。

要專門研究文學，留法多年的春隨先生寫『留西外史』，才不辜負『留西外史』。『留西外史』之姍姍其來遲，爲的是等候春隨先生！好了，『留西外史』已經出版了，讀者可以會見留西的黃漢文和巴黎的圓子了！

▲小雨點

(陳衡哲著)

實價六角

已出版

『新月』的態度

And God said, Let there be light: and there was light—The Genesis

If Winter comes, can Spring be far behind?—Shelley

我們這月刊題名新月，不是因為曾經有過什麼「新月社」，那早已散消，也不是因為有「新月書店」，那是單獨一種營業，它和本刊的關係只是擔任印刷與發行。新月月刊是獨立的。

我們捨不得新月這名子，因為它雖則不是一個怎樣強有力的象徵，但它那纖弱的一鱗分明暗示著，懷抱著未來的圓滿。

我們這幾個朋友，沒有什麼組織除了這月刊本身，沒有什麼結合除了在文藝和學術上的努力，沒有什麼一致除了幾個共同的理想。

憑這點集合的力量，我們希望為這時代的思想增加一些體魄，為這時代的生命添厚一些光輝。

但不幸我們正逢著一個荒歉的年頭，收成的希望是枉然的。這又是個混亂的年頭，一切價值的標準，是顛倒了的。

要尋出荒歉的原因並且給它一個適當的補救，要收拾一個曾經大恐慌蹂躪過的市場，再

進一步要掃除一切惡魔的勢力，爲要重見天日的清明，要潛治活力的來源，爲要解放不可制止的創造的活動——這項鉅大的事業當然不是少數人，尤其不是我們這少數人所敢妄想完全相當的。

但我們自分還是有我們可做的一部分的事。連著別的事情我們想貢獻一個謙卑的態度。這態度，就正面說，有它特別側重的地方，就反面說，也有它鄭重矜持的地方。

先說我們這態度所不容的。我們不妨把思想（廣義的，現代刊物的內容的一個簡稱。）

比作一個市場，我們來看看現代我們這市場上看得見的是些什麼？如同在別的市場上，這思想的市場上也是擺滿了攤子，開滿了店鋪，掛滿了招牌，扯滿了旗號，貼滿了廣告，這一眼看去辨認得清的至少有十來種行業，各有各的色彩，各有各的引誘，我們把它們列舉起來看：

一 威儀派

二 頹廢派

三 唯美派

四 功利派

五 調世派

六 攻擊派

七偏激派

八纏巧派

九淫穢派

十熱狂派

十一稗販派

十二標語派

十三主義派

商業上有自由，不錯。思想上言論上更應得有充分的自由，不錯。但得在相當的條件下。最主要的兩個條件是（一）不妨害健康的原則（二）不折辱尊嚴的原則。買賣毒藥，買賣身體，是應得受干涉的因為這類的買賣直接違反康健與尊嚴兩個原則。同時這些非法的或不正當的營業還是一樣在現代的大都會裏公然的進行——鴉片，毒藥，淫業，那一宗不是利市三倍的好買賣？但我們却不能因它們的存在就說它們不是不正當而默許它們存在的特權。在這類的買賣上我們不能應用商業自由的原則。我們正應得覺到切膚的羞惡，眼見這些危害性的下流的買賣公然在我們所存在的社會裏占有它們現有的地位。

同時在思想的市場上我們也看到種種非常的行業，例如上面列舉的許多門類。我們不說這些全是一些「不正當」的行業，但我們不能不說這裏面有狠多是與我們所標舉的兩大原則——

健康與尊嚴——不相容的。我們敢說這現象是新來的，因為連着別的東西思想自由這觀念本身就是新來的。這也是個反動的現象，因此，我們敢說，或許是暫時的。先前我們在思想上是絕對沒有自由，結果是奴性的沈默；現在，我們在思想上是有了絕對的自由，結果是無政府的凌亂。思想的花式加多本來不是件壞事，在一個活力旁薄的文化社會裏往往看得到，假傍著剛直的本幹，普蓋的青蔭，不少盤錯的旁枝，以及恣蔓的藤蘿。那本不關事，但現代的可憂正是爲了一個顛倒的情形。盤錯的，恣蔓的儘有，這裏那裏都是的，却不見了那剛直的與普蓋的。這就比是一個商業社會上不見了正宗的企業，却只有種種不正當的營業盤據著整個的市場，那不成了笑話？

即如我們上面隨筆寫下的所謂現代思想或言論市場的十多種行業，除了「攻擊」，「纖巧」，「淫穢」諸宗是人類不怎樣上流的根性得到了自由（放縱）當然的發展，此外多少是由外國轉運來的投機事業。我們不說這時代就沒有認真做買賣的人，我們指摘的是這些買賣本身的可疑。礙着一個迷誤的自由的觀念，顧著一個容忍的美名，我們往往忘却思想是一個園地，它的美觀是靠著我們隨時的種植與剷除，又是一股水流，它的無限的效用有時可以轉變成不可收拾的奇災。

我們不敢附和唯美與頹廢，因爲我們不甘願犧牲人生的闊大，爲要雕鏤一隻金鑲玉嵌的酒盃。美我們是尊重而且愛好的，但與其咀嚼罪惡的美點還不如省念德性的永恆，與其到海

陀羅四壁裏去收集珊瑚色的妙樂還不如置身在擾攘的人間傾聽人道那幽靜的悲涼的清商。

我們不敢讚許傷感與熱狂因為我們相信感情不經理性的清濾是一注惡濁的亂泉，它那無方向的激射至少是一種精力的耗廢。我們未嘗不知道放火是一樁新鮮的玩藝，但我們却不忍爲一時的快意造成不可救濟的慘象。「狂風暴雨」有時是要來的，但狂風暴雨是不可終朝的。我們願意在更平靜的時刻中提防天時的詭變，不願意藉口風雨的猖狂放棄清風白日的希望。我們當然不反對解放情感，但在這頭駿悍的野馬的身背上我們不能不謹慎的安上理性的鞍索。

我們不崇拜任何的偏激因爲我們相信社會的紀綱是靠著積極的情感來維繫的，在一個常態社會的天平上，情愛的分量一定超過仇恨的分量，互助的精神一定超過互害與互殺的動機。我們不意願套上著色眼鏡來武斷宇宙的光景。我們希望看一個真，看一個正。

我們不能歸附功利因爲我們不信任價格可以混淆價值，物質可以替代精神，在這一切商業化惡濁化的急坂上我們要留住我們人類的脚步。我們不能依傍訓世，因爲我們不信現成的道德觀念可以用作評價的準則，我們不能聽任思想的矯健僵化成冬烘的獣頤。標準，紀律，規範，不能沒有，但每一個時代都得獨立去發見它的需要，維護它的健康與尊嚴，思想的懶惰是一切準則顛覆的主要的根由。

末了還有標語與主義。這是一條天上安琪兒們怕踐足的蹊徑。可憐這些時間與空間，那

一間不叫標語與主義的芒刺給扎一個鮮豔！我們的眼是迷眩了的，我們的耳是震聾了的。我們的頭腦是關翻了的，辯認已是難事，評判更是不易。我們不否認這些殷勤的叫賣與班禦的招貼中僅有耐人尋味的去處，僅有誘惑的迷宮。因此我們更不能不審慎，我們更不能不磨厲我們的理智，那削解一切糾紛的鋒刀，澄清我們的感覺，那辨別真偽和虛實的本能，放膽到這嘈雜的市場上去做一番審查和整理的工作。我們當然不敢預約我們的成績，同時我們不躊躇預告我們的願望。

這混雜的現象是不能容許它繼續存在的，如其我們文化的前途還留有一線的希望。這現象是不能繼續存在的，如其我們這民族的活力還不會消竭到完全無望的地步。因為我們認定了這時代是變態，是病態，不是常態。是病就有治。絕望不是治法。我們不能絕望。我們在絕望的邊緣搜求着希望的根芽。

嚴重是這時代的變能。除了盤錯的，恣蔓的寄生，那是遍地都看得見，幾於這思想的田園內更不見生命的消息。夢人們妄想着花草的鮮明與林木的葱蘢。但他們有什麼根據除了飄渺的記憶與想像？

但記憶與想像！這就是一個燦爛的將來的根芽！悲慘是那個民族，它回頭望不見一個莊嚴的已往。那個民族不是我們。該得滅亡是那個民族，它的眼前沒有一個異象的展開。那個民族也不應得是我們。